

我同学刚和一法国帅哥缔结了良缘，她老爸千里迢迢从上海赶到巴黎参加婚礼。为了答谢老人家的养育之恩，在教堂的新婚典礼后，法国女婿特意安排一家子去卢瓦河谷小住几天，一是为了看看那里无与伦比的皇家狩猎城堡，二是为了能在如此宁静野趣的大自然中消夏。

旅行结束后，法国女婿连夜开车带大伙回家。正开着开着，忽然听到“咚”的一声闷响，把车上的人都吓了一跳，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法国女婿猜想可能是因为林间的小道比较黑，车灯又比较亮，所以从树从里蹿出来的小动物，一时慌张分不清东西南北，就一头撞到了行驶中的车上。

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一定得回去看看。因为假如它受伤了的话，我们可以带它去治疗一下；但假如它被撞死了，我们最好把它埋到一边去，免得后来的车开过，碾得它不成样子。”

于是他又把车倒了回去，在黑暗中利用车灯的光果然找到了一只小野獾，可能因为刚刚撞到不巧的致命地方，它已经死了。

法国女婿内疚得不得了，一直跪在地上向它道歉，还不断在胸口划十字为它祷告。

我同学的老爸见女婿那么伤心，就让女儿安慰他说这不是他的错，上帝会原谅的，应该能批准让他进天堂。女婿听了中国老爸这番翻译过来的话，感觉好受一点，然后大家一起把小野獾埋了，继续赶路。

可是在车上，中国老爸和法国女婿都念念不忘刚才那只死掉的小野獾：“唉，我们刚才蛮好把那只獾拿回家的。”法国女婿懊恼地说。

“是呀，他说得对，我们刚才蛮好把那只獾拿回家的。”中国老爸也懊恼地说。

“真该把它带回家，埋到我们的院子里，最好种棵纪念树。”法国女婿一脸虔诚。

“真该把它带回家，野味应该很

鲜的，最好是红烧烧。”中国老爸一脸向往。

我同学：“啊?!”
回到家后，亲戚们都很热情，法国女婿的弟弟特地邀请亲家公去他家里玩。为了展示自己爱好钓鱼的兴趣，他拿出了厚厚几大本相册，全是自己和自己钓上过的鱼的合影。中国老爸显然非常有兴趣，看得很起劲。

法国弟弟看到亲家公这么认真，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知音，忙一一为他指点介绍，中国老爸也非常好学地一一询问鱼的名称和重量。我同学见了很开心，忙凑过去帮他们当翻译。虽然两人语言不大通，仍你来我往说得很热闹。

一个说：“喏，这条鱼是我去年在罗纳河钓上来的，为了把它拖上岸，差点折断了我心爱的鱼竿。”

一个说：“真是不得了，他钓的这条肥是肥得来!”

一个说：“是呀，再看这一条，也很肥。”

一个说：“哟，他老婆肯定开心死了。”

一个说：“嘿嘿，是的，她很为我自豪的。”

一个说：“这么多鱼，那你问问他老婆后来都是怎么做的呀?”

一个说：“怎么做的?都一样呀。”

一个说：“喔，倒也是，他们烧鱼技术赶不上咱们，淡叽呱嗒的，一点味道也没有。”

一个说：“每次都这样做：我太太先帮我拍照，然后就一起把鱼放回河里。”

一个说：“啊?!是不是河鱼刺太多，他们吃不大?那你问问他，这张上头的海鱼呢?”

一个说：“这条?后来也放回海里去了呀。”

一个说：“嗨，那他费那事钓它干嘛呢?唉，应该清蒸一下，这种鱼刺其实挺少的……”

我同学：“啊?!”

那天，带6岁的外孙骏骏去医院“看医生”。

排在骏骏前面就医的也是一个6岁的小孩，他听医生说发高烧要吊针就哭闹起来，说“我不要吊针!我要回去!”此时骏骏走上去对他说：“不吊针毛病不会好的!”还不厌其烦，一遍又一遍地反复“告诫”之。有趣的是，那小孩听了骏骏的话竟停止了哭闹。周围的人直夸骏骏：“迭个(这个)小囡倒蛮会做思想工作的。”

过一会儿骏骏要小便，我带他去厕所。卫生间里有一个男士正在吞云吐雾。骏骏见了道：“吃香烟不好的。吃香烟不好的。”那男士倒也不生气，只是对骏骏说：“外面不好吸，在里厢总可以吧。”我忙打圆场：“对的，对的，马桶间里是可以吃香烟的。”

看好病，我们祖孙俩打的回家，都坐在后排。车子开动，传来：“欢迎乘坐本公司的出租车……请坐在前排的乘客系好安全带。”骏骏像发现新大陆似的低声对我说：“司机没系安全带!”车至小区门口停下，我掏钱付款。骏骏又旧话重提，质问司机：“依(你)怎么不系安全带?”司机却并不嫌骏骏老三老四，实话实说：“系了一天的安全带，蛮难受的，现在没有警察，放松放松。”我忙向司机道谢，把话题岔开拉了骏骏就回家。

以前有出滑稽戏，剧名好像叫《样样管》，主人公爱管闲事，乐于助人，嫉恶如仇，想不到如今我也出了个“样样管”。

《样样管》

袁克寿
之子于归
(卷帘格，电视剧)
昨日谜面：访问大陆(外国影片)
谜底：《登机门》
(注：别解为“登上了晋代陆机之门”。晋代文学家陆机与弟陆云，松江人，世称“云间二陆”，又称“大小陆”，故以“大陆”扣“机”)

玩牌成了国人周末和假日最重要的消遣活动，时间充裕者更是把每个晚上搭了进去。当然，玩牌自有它存在的价值。一个人，约上三五好友，玩上一回，把连日来工作的繁重、压力、郁闷，都消融在牌桌上，可谓乐自天成。然而，一方小小的牌桌，却可窥测出人生大天地。牌里见人，人中见牌。

我们先从牌说起，任何牌都是有规则的，每个玩牌的人都要遵循。玩家按照这

些规则，进行牌技博弈，最后分出胜负。随着牌的发展，玩牌也五花八门，玩起来更富刺激。

打牌又是一种艺术活动，讲究技巧，牌技终究要靠日积月累才能练得登峰造极，炉火纯青。于此，牌技的高与低也就决定不同玩家的胜与败。所以，任何一个玩家必须认真地选择牌友，毕竟手气不是主因。另外，玩牌必定要有好的心态，智者和愚者有天壤之别。

好玩家(智者)，能玩出修养、玩出乐趣、玩出感情、

《夜光杯》博客开通了

《夜光杯》一直是众多读者喜爱的副刊，为了让读者与《夜光杯》有更多的互动，我们在新民博客开办了《夜光杯》博客这一栏目，目前已有沈宏非、陈村、程乃珊、赵丽宏、孙甘霖、王丽萍、李大伟、顾土、吕怡然、南妮、彭瑞高等五十多位作者开通了自己的《夜光杯》博客，喜欢他们的读者除了像以往一样在新民晚报《夜光杯》上看他们的文章外，还可以去博客阅读他们的文字，可以给他们留言发表评论。大家可以在博客上近距离地与他们接触，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作者加入《夜光杯》博客这一群体。

《夜光杯》博客查看方式：登录新民博客首页<http://spaces.xmnext.com/>即可看到《夜光杯》博客。如有问题，可致电 52921234-637046 或发邮件至 guan-hua@wxjt.com.cn 询问。



在宝岛台湾，对传统民俗文化灯谜的钟爱，与我们一样痴迷不已。他们组织谜社，举办谜会，出版谜书、谜刊，还时不时地结伴组团来大陆，以谜会友，与当地谜家共同切磋谜艺，猜射娱心。

8月中旬的一个周日，台岛高雄谜学会的沈志谦先生、台北集思谜社的高武煌先生和台中谜学会的许振东教授结伴来沪，与上海职工灯谜协会袁杰、刘茂业等二十余位谜家欢聚于茶楼，举行了一次生面别开、情趣独具的两岸“灯谜雅集”。

台湾谜家果然身手不凡，春申谜人刚贴出“打鼾一族(打运动器具)”一谜，即被沈先生揭穿谜

底，拔得头筹：“呼啦圈”(注：“呼啦”作鼾声解，“圈”，作一帮人解)。接着，另外两位也不甘示弱，相继猜中沪谜多条，如：“闪婚”打京剧名《马上缘》(注：马上，作“立刻”解)、“面对黑子，陷入长考”打成语“白费心思”(注：白，白子一方；长考，围棋术语，久久思考之意)、“晶晶亮，透心凉”打摄影名词“冷光”(注：避暑山庄“打疾病名“登革热”(注：别解为“登上山庄革除炎热”之意)等。当台湾谜家猜中海上谜坛耆宿朱育珉所出的“婚托诱人入酒吧”打五言唐诗一句“独酌无相亲”一谜后，他们异口同声地赞道：“姜还是老的辣!”此谜巧妙地将李白诗中的“相亲”别解为“相看婚嫁对象”，“独酌”别解为“只是为了饮酒”，全谜面

猜中海上谜坛耆宿朱育珉所出的“婚托诱人入酒吧”打五言唐诗一句“独酌无相亲”一谜后，他们异口同声地赞道：“姜还是老的辣!”此谜巧妙地将李白诗中的“相亲”别解为“相看婚嫁对象”，“独酌”别解为“只是为了饮酒”，全谜面

猜中海上谜坛耆宿朱育珉所出的“婚托诱人入酒吧”打五言唐诗一句“独酌无相亲”一谜后，他们异口同声地赞道：“姜还是老的辣!”此谜巧妙地将李白诗中的“相亲”别解为“相看婚嫁对象”，“独酌”别解为“只是为了饮酒”，全谜面

莫把锦旗当成幌子

何云龙

笔者偶而伤风感冒或因别的小毛病曾去这家医院治疗，也曾被治愈。然而，我看到个别医生对患者态度粗暴，恶语伤人，也了解到他们有过误诊错诊。人不是完人，医生不是神仙，这些情况都可以理解。十个指头有长短，怎么可能所有科室的医生都是那么“高明”和“高尚”呢?这些科室却来个“资源共享”，对所有医生统统加以“拔高”，显然让作为病患的我们以小人之心揣度君子之腹，怀疑医院是为吸引病家故意悬挂的锦旗。

长海医院之腹，怀疑医院是为吸引病家故意悬挂的锦旗。者可称为医术医德双馨，一群患者联名给教授送上一面锦旗，在患者再三要求下只挂了一天。患者很有“意见”，教授和他的同事解释，我们不要炫耀，也不做广告，我们只是实实在在为患者康复做些什么应该做的事。

对比前面那家锦旗满世界的医院，哪个务实，哪个高尚，读者自有明断。

一个科室，一个医生都很重视自己的《医绩》。患者出于感激、感恩，给治愈自己疾病的医生送上一面锦旗这也无可厚非，然而医生对此不能痴迷、陶醉，不能以此来炒作自己，医院领导更不能利用医生收到多少锦旗来作为考核他们《医绩》的标准，否则上有所好，下必有所求焉，从而把加强学习、提高医术的事给淡忘了。

理智的患者会选择自己心目中信任的医院和信任的医生，他们不在乎你挂有多少锦旗。劝君莫把锦旗当成幌子!

他们玩牌，经常会摔牌、骂牌，素质不高者会埋怨和指责牌友。很多时候，愚者玩牌不能自控，偏激和倔强的心理，再遭遇输牌的怪圈，他们就牌场失色。争吵，打斗或愤然离桌经常上演。这样一来，把玩的情与境破坏得体无完肤，把个体的丑陋暴露得淋漓尽致。

如是，我想跟牌友们说的是：玩牌首先要正位。玩，是大家的初衷和目的，胜负是牌局的必然结果。虽然多赢少输是每个玩家的朴素愿望。但胜负乃玩家常事，不能以胜负论



▲把书夸得花好稻好的是你，把书贬得狗屎不如的也是你，你，你不是自相矛盾、出尔反尔吗?

●今天，这书虽然还是名其为书，可是，当思想精英、文化精英为传播思想文化而著书立说的时代已然远去，阿狗阿猫都在“著”书，书的主体沦为成为书商赚钱、半吊子文人和暴发户谋名的手段时，能不对书存个戒心吗?更何况，我既不曾凡书皆赞，也没有凡书皆骂，我只是提醒你，拿书在手，先要擦亮自己的眼睛!

▲说得轻巧，你擦给我看看!

●有句话叫“以自为灯”。要知道，每个人都是一盏灯，只是往往被浮尘遮蔽了。时代越浮躁，这浮尘越厚实。谁不向往真理?谁不向往光明?静下心来，再静下心来，你便能见到心中有一点星光，遥遥地引领着你。去掉浮尘吧，你心里的智慧之光必会焕发出来。而你现在捧着的这本书，唉，正在给你添浮尘啊。

新底陈，风趣蕴藉，堪称“海派”谜中的典型。客人们也为沪上谜人献上了他们的力作，许教授带来的均为成语谜，诸如“两人成行‘机加酒’”打“双宿双飞”(注：“机加酒”，旅游业术语，即乘机加上住酒店)、“连续两次炮击，引起熊熊大火”打“轰轰烈烈”等。高先生则亮出“是非不论，多了点残暴”打野兽“土狼”(注：以“十”与“一”别解为是非符号；有残暴之义的“狼”，多了一点为“狼”)、“书生多心终有怨”打海洋动物“儒艮”(注：“书生”扣“儒”，“艮”中多“心”，为“恨”，适扣“终有怨”)、“闻姓惊初见，五内若翻涛”打机构名“人才交流中心”(注：须读作“人才交流中心”；别解为“人刚一交往，心中就涌流水”之意)等。

这些灯谜或以“拆字”见胜，或以“分扣”取长，或以“顿读”弄巧，让我们着实领略了谜家们驾驭文字与谜艺的手段，同时也零距离地触摸到台岛灯谜的风致。

若能喝杯凉水，既能解渴又能降温。对此，七宝一家大卖场就想到了这一点。在卖场内，设立一个纯净水免费供应点。一次性的纸杯整齐地放在水龙头旁，你只要取一个纸杯，打开水龙头，就能喝到爽口的纯净水。

免费让顾客饮用纯净水，并不像“降价特卖”那么起眼，但一杯纯净水，则赢得了广大顾客对卖场的信任和赞誉，和谐了买卖关系。

他们玩牌，经常会摔牌、骂牌，素质不高者会埋怨和指责牌友。很多时候，愚者玩牌不能自控，偏激和倔强的心理，再遭遇输牌的怪圈，他们就牌场失色。争吵，打斗或愤然离桌经常上演。这样一来，把玩的情与境破坏得体无完肤，把个体的丑陋暴露得淋漓尽致。

如是，我想跟牌友们说的是：玩牌首先要正位。玩，是大家的初衷和目的，胜负是牌局的必然结果。虽然多赢少输是每个玩家的朴素愿望。但胜负乃玩家常事，不能以胜负论

英雄。人生如赌博，愿赌服输。况且这玩牌还不是赌博，虽然，玩牌可能有赌的成分，但与赌相比有本质的区别和差异。大家玩牌，是在玩中求乐，在玩中求趣、在玩中陶情、在玩中怡性，可谓玩的真谛所在。

玩牌与修养是紧密联系的，一个人的修养也就体现在玩牌上。“牌品看人品”也就道出了这项活动的真谛，因此，每位牌友，应该充分认识牌与人之间的这层关系。把玩牌当成修身养性之活动。那么，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，玩牌不是一项简单而快乐的活动。

免费饮水

马关根

三伏
天烈日炎炎，路上行走或逛商场，常会口干舌燥。

若能喝杯凉水，既能解渴又能降温。对此，七宝一家大卖场就想到了这一点。在卖场内，设立一个纯净水免费供应点。一次性的纸杯整齐地放在水龙头旁，你只要取一个纸杯，打开水龙头，就能喝到爽口的纯净水。

免费让顾客饮用纯净水，并不像“降价特卖”那么起眼，但一杯纯净水，则赢得了广大顾客对卖场的信任和赞誉，和谐了买卖关系。

